



一部青春爱情的画卷
一部中国陆军特种兵成长的全景内幕
一部真正具有国际意义的军旅小说

刘 猛 著

KEEP THE LAST SHOT

最后一颗子弹 留给我

中国文联出版社

最后一颗子弹留给我

——不敢忘却的军中回忆，只有在暗夜的梦里，我和他们还在一起

刘 猛 著

(下)

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中国社会出版社

第四章：裂 变

对于世界来说
他是一个士兵
对于我来说
他就是整个世界

——阿拉曼阵亡战士纪念碑

67. 告诉我永远到底有多远 (1)

很多年后我最喜欢的一首歌之一就是小柯写的《永远到底有多远》，一听就掉泪一听就掉泪，简直就是不能听但是还是想听不听不行听了也不行，但是还是想听——人就是这个德行的。隐痛就是隐痛，但是你知道是隐痛但是还是想自己给自己来那么一下子。

到底是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我一听这个歌就想起的画面不是mv上的街道，那个是我的

青春记忆里面没有的。

我想起来的就是军区总医院的白色。

一片白色，墙是白的。

小影也是白色的蝴蝶。

飘来飘去。

然后就总是飘在我的身边。

都理解她都知道我是她什么人。

都理解我都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所以也没人说她都照顾她的情绪和心情。

所以我一个小列兵居然住单间。

其实是三人房间，但是住院部就是不安排人你有什么办法？

什么叫县官不如现管？

而且小影已经是外科的护士照顾我天经地义啊。

于是我们就总在一起睁开眼就在一起。

除了睡觉，虽然我知道小影恨不得睡觉都陪着我。

但是我是军人她也是，影响还是要注意的。

所以就没有。

但是，那一段养伤的时光，是我最快乐的时光。

17天，整整17天，我和小影在一起。

幸福的在一起，我们没有说永远，但是我们都知道，一定是永远。

虽然我隐约注意到，还有一双女孩儿的眼睛在默默的看着我，但是总是那么一下，就闪躲了。

我没有说什么，小影也没有说什么。

她就更没有说什么。

我们都什么都没有说，因为不能说。

我再有意识就是在直升机上面。真的是疼啊！我受伤的肩膀和胳膊真的是生疼生疼的，知觉是慢慢恢复的。我感觉到柔软和芬芳，我知道是女孩儿的怀抱。她抱着我的头和我的上半身，怕直升机的颠簸弄疼我。，她用自己的胸口抱着我，怕我摇动的时候疼。

我还能感觉到她的泪水不时的滴在我的脸上。

我还能感觉到她的手指不时的滑过我的脸颊。

我还能感觉到她的嘴唇不时的亲吻我的额头。

于是我感觉到柔软和安详。

“小影……”

我轻轻的呼唤着。

她不说话，就是把我抱的更紧更紧。

泪水也就更多更多。

我就下意识的笑了：“这是我的党费……”

本来我想开个玩笑，但是她哇的一声哭了。

我就一下子睁开眼了。

这哭声不是小影。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

“我是小菲……”

模糊中，她抱着我抱的很紧很紧，抽泣着说。

我就醒了。

我看见小菲哭的红肿的眼睛。

哎呀呀这叫什么事情啊？！我怎么能躺在小菲的怀里呢？！

我赶紧挣扎但是没有力气挣扎，因为我受伤了。

她抚摸着我的黝黑瘦削的脸，固执的看着我：“别动！”

她的眼神跟小影不一样，是一种另类的鸟。

我就不敢动了。

我就那么看着她哭。

她也不说话，就那么抱着我哭。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换了你我你知道该说什么？！

她就抱着我，不说话，就是流眼泪。

居然——居然还敢轻轻亲我一下。

但是我还是不敢动。

我是个18岁的中国陆军士兵啊！我是真的傻了！

就这么飞啊飞，飞向省城。

——我为什么会受伤？

要我说真的就是命了。

军区副司令员解放军中将军卫参谋们能够不带装有实弹的手枪吗？！正好是因为什么事情事关军队的事情我就不能详细多说了，只能告诉你们是关于怎么对付类似于我们狗头大队这种特种部队渗透的战法研究，他跟那个兄弟部队的军长政委参谋长下一线检查，听取汇报。

我就这个时候打进去了。

警卫参谋听到枪声职业本能就是有人要刺杀首长啊！

说实话我还真是刺杀只是空包弹和发烟手榴弹罢了。

但是警卫参谋们在那种情况下能怎么做呢？！

开枪啊！保卫首长啊！

我至今也觉得他们没有错，我挨枪是我的命。谁让我那时候动手的？！警卫参谋要是没有开枪我倒觉得该换人了，太不称职了。

小菲为什么来呢？

军区副司令解放军中将军也是人啊！

他也喜欢外孙女啊，正好他还真的有心脏病，总院专家叮嘱他只要外出必须带护士，他外孙女又是总院胸外的护士——你们

说他不带外孙女带谁啊?! 于公于私都没有错啊! 好不容易有个机会外公跟外孙女在一起玩玩乐乐, 你们说这叫公费旅游吗? 我觉得不叫, 这只是一点点人间的乐趣而已。——关于我们军区的副司令我还是有故事讲的, 这也是个鸟人别看是解放军中将但是也是个鸟人, 鸟的不行不行的。

现在还是说小菲, 说小菲。

我小庄就那么看着小菲哭。

我一句话都没有。

小菲的眼睛里面有泪花。

傻子也知道那种眼泪不光是因为我是战友是姐妹的男友。

何况在女孩儿这方面我真的不是傻子啊!

但是我什么都不敢说。

也不敢躲, 她亲我的时候我也不敢躲。

她抱我抱的很紧, 生怕我颠簸生怕我疼着。

我就傻乎乎的贴在她的胸口。

你们说我这个特种兵当的?! 这都是什么事情啊?! ——在部队这些事情是万万不敢说的, 一说就要被弟兄们暴锤! 哥哥们儿都在山里当和尚你有一个还不够居然还敢占上俩女兵?! 还都是漂亮的?!

但是你们说, 这能怨我吗?

我说啊, 这都是人的命。

直升机嗡嗡嗡准备降落天色也快亮了。

一直在楼顶上降落一个小兵去开舱门。

小菲才慢慢放开我。

我看着她什么都没有说。

她轻轻在我唇上吻了一下。

就那么很轻的一下。

——那时候舱门刚刚拉开。

她从我脸上起来的时候我就听见下面在尖叫：

“黑猴子！”

然后就是大哭我又被抱住了。

当然这次是小影，不是小菲。

我被一个女兵在飞机上抱了一路。

然后飞机一降落，我又被另一个女兵抱住。

两个女兵都在哭，都在因为一个叫小庄的列兵。

你们说这叫什么事情啊？！

但是，确实是真的。

我被小影抱着被小兵们抬着在担架上下了飞机。

我能看见停在楼顶的直升机和站在飞机前的小菲越来越远。

小菲的脸上还有泪水。

我当时不知道是为什么。

后来，我又写一个什么东西，想起来一个词。

就是——怅然若失。

小影看见了吗？

——我现在想，肯定看见了！

看不见是不可能的啊！

她就那么眼巴巴的看着直升机降落啊！

舱门没开她就想往上扑啊！

开舱门的瞬间小菲的嘴还在我的唇上啊！

——所以，我现在有时间回想往事了，我就断定她看见了。

但是小影没有说。

我更没说了，我傻啊？！我以为小影就没有看见。

现在我知道她看见了，我也知道她为什么没说。
感情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微妙啊！

68. 告诉我永远到底有多远 (2)

音乐是什么？

是一种打动你心的旋律。

如何打动你心？

你的回忆中的某些敏感的神经，被旋律的情绪拨动。

那时候你也许会哭，也许不会哭。

但是你会傻傻的坐在那儿，很多画面就浮现出来。

我不是个文化兴趣高雅的人，虽然我也号称是艺术学院毕业的，但是我还是喜欢流行歌曲。这一点我不伪装，交响乐我也听，但是不会有那么多被打动的时候。

我总是会为了一首流行音乐流泪，或者不流泪。

但是就是那么傻傻的坐着。

譬如刚才，我就在听《永远到底有多远》。

我说我没有哭，你们可能不相信。

但是我真的没有哭。

因为我知道我一哭起来就抑止不住，我就没有办法往下写。

但是我必须写，因为我必须把这些真实存在过的人，真实存在过的小兵们的故事讲完。

无论男兵，还是女兵。

他们都是小兵。

他们的故事，我不讲，还有谁会知道？

或者说，还有谁会去真正的关注他们？

是坐在宾馆里面编故事的人吗？

不可能，他们关注的不是小兵，是别的什么。

我不敢说我是小兵的代言人，但是我起码是代表了那一群小兵。我们的爱恨情仇，生生死死，我都要如实的不加任何掩饰的写下来，给他们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

我要让人们知道，小兵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因为，我就是那么过来的。

他们是我的兄弟，我的姐妹，我的爱人，我青春的全部世界。

我们曾经在一起，无怨无悔的在一起。

我闭上眼睛，睁开眼睛，都能够看见他们年轻的脸。

他们在对我笑。

我就不能停下我的写作。

因为他们在对我笑，我的眼睛就是再疼再看不清，我的心口就是在疼再顶不住，我也要写下去。我要告诉人们，我们的小兵是怎么过来的。我没有什么使命感，只是我应该作的。我不追求语言的华丽，不追求结构的完美，我只追求我们的朴实但是却绚烂的青春在我的笔下重新再来一次，这样，我也就不枉为文者这个狗屁称号了。

因为他们在对我笑，不在我的回忆，就在我的眼前。

我们好像，从来没有分开过一样。

我的敢死的突袭由于实弹的介入，被加上了传奇的色彩。甚至有的兄弟大队都传说我们狗头大队发明了一种新的闪躲战术，可以躲避第一波的子弹——其实哪儿有那么神啊？一个是我确实命好，加上身体灵活反应快，第二，就是天黑看不清楚，再加上帐篷里面的黄色烟雾很浓，基本上警卫参谋们都是盲人摸象打着打不着再说先给你逼退——全世界受过严格训练的警卫都是这

个心理的，也给你们普及一点军事常识。因为在混乱的情况下击中目标（尤其是视线被黑夜和别的什么因素限制的时候）是很难的事情，那种所谓的中南海保镖只是电影里面的——就是先给你打怕了赶紧掩护首长撤，下一步往往不是他们贴身警卫的事情了。——所以，我是被手枪的弹雨擦着了一点边而已，加上小菲喊的快，跑的快，一把就给我抱住了，警卫都是反应很快的高手，一见这个哪敢朝小菲开枪啊？！我这条小命就算是保住了。

我住进军区总院以后是外科主任师级专家亲自给我开刀取子弹，按说这点子小伤不算什么，都没伤着骨头。但是这是军区副司令亲自打电话交代的一定要全力以赴治不好就要收拾人，所以总院不敢怠慢进手术室的全是专家伺候我这个小兵。手术当然顺利不顺利那就麻烦了，就是个军医大学的高年级学生作这种取子弹的小手术也是易如反掌啊！何况是真正的军医专家了！

没敢让小影在现场，虽然她已经是外科的护士，但是这种场合是绝对不能让她进来的。她想进来也不行，一帮子女兵在小菲的带领下就是给她按在手术室门口。她哭就大家陪着哭，她说什么大家就听着，她要是说不行不行小庄小时候在地上摔一跤都疼的哇哇哭我要进去看看，小菲就一把给她按在椅子上然后大家就都给她按住，她要是喊小庄小庄大家就警告她小庄在手术他要是听见了心脏一激动怎么办？正在麻醉呢！

小影就不喊了，就哭。

我在昏昏沉沉中是听见小影喊我的。

但是我无力张嘴。

后来我被推出来的时候麻醉还没有完全结束，我就被小影抱住了。我就看见她在哭，我还看见她的姐妹们的脸上都有泪水。——但是我没有看见小菲。

我当时没有看见，但是我现在回忆的时候看见了。

是回忆出现了偏差吗？

好像不是，我说过人在回忆的时候会看见自己，不信你回忆一下试试？这个科学原理是个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想心理学家一定是有解释的。

我看见小菲孤零零的站在手术室的门口。

她的脸上已经没有泪水。

她抹了一下自己残留的泪水，苦笑一下。

然后默默的走了。

她还能怎么样呢？这个世界不是属于她的。

你们说，她还能怎么样呢？

——我进了病房，都安置好了，女兵们都出去了。

小影就陪着我。

就给我削水果，细细的切成块，然后一点点的喂我。

就给我倒奶，在勺子里面一点点吹温了，喂我。

我就那么傻傻的看着她，不敢笑，一笑伤口就疼啊！你们没有中过枪不知道，开始的时候真的不疼，但是越来越疼，打了麻药也真他妈的疼啊！我不是关老爷我没有那么牛逼，我就是觉得疼——再普及一点军事常识，弹头进了身体以后不是直着出来的，是旋转着出来的！也就是说入口不大就一个小眼，但是出来的伤口就不一定了，你想想直着进来旋转着出来啊！这还不是达姆弹，是个子弹就这样，达姆弹就直接给你在里面爆炸了你连缝都没的缝。所以电影上的不真实是显而易见的。前面中枪背后啥事没有，哪有那么好的事情啊？背后不是一个洞是一大片血啊！

小影就那么陪着我，我困了睡着了她就那么看着我。

我的手和她的握在一起，紧紧的。

她的温暖就那么传递给我，她的温柔就那么传递给我。

我在梦中都美的不行不行的。

现在想起来也美的不行不行的。

什么叫幸福?! ——那时候是真他妈的幸福啊!

我在回忆里面还是可以看见小菲,就是在我睡觉的时候——也是真他妈的怪了啊?! 难道说是我小庄现在学了导演编故事能力强了就想出来的画面?! 不是啊? 我确实看见了啊?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的回忆里面是明明是看见了啊!

我不知道怎么表达,只能忠实在现在的回忆。

我看见小菲就那么悄悄的从病房前面不经意的经过。

就那么偷偷的看一眼。

然后就走了。

我就不知道她有没有哭了。

她喜欢我我是知道的,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她为什么喜欢我?! 她是谁啊?! 军区副司令的外孙女! 多少小白脸军官巴不得的老婆啊! 我是谁啊?! 一个小兵而已啊,还是个列兵啊?! 我还比她小三岁啊!

她是为了什么呢?

我当时是真的不知道。

而且我当时也没有费那个脑子,不像现在我经常周旋于不同的女孩儿之间,我那时候单纯的要命,就是小影! 没别人了! 这辈子就是她了! 谁都不换!

所以是真的没有多想。

多想我有个屁用啊?! 又不现实!

我也不敢啊!

我怎么可能对不起小影呢?!

就没多想。

就是天天和小影在一起,还是在回忆里面,我在睡着的时候看见小菲一次次的经过,一次次的偷偷看一眼转身就走。

我住到第三天头上，渐渐可以坐起来了。

何大队就来了。

人没到声音先进来了：

“妈拉个巴子的这点子小伤就住院啊?!”

然后那张大黑脸就进来了。

小影正在给我喂奶我赶紧想站起来，奶就泼了一身。

“坐那儿！你们该干吗干吗！”

何大队一瞪眼我就赶紧坐好，我是真的服他。

小影为什么不愧是小影呢？

就是她真的敢继续给我喂奶！

一个小列兵就那么坐在床上，被自己的女朋友喂奶。

上校部队长不仅没有生气，还笑眯眯的看。

完了还点头。

他点个什么头啊！

我就紧张了。

“都他奶奶的要来！大队常委都要来！我就说，妈拉个巴子的都不能来！小庄这点子破伤在 frontline 算个蛋子啊?!我代表就行了!”

何大队就说，“我来还是要批评你！违反敌后作战原则！没吃过苹果啊？81枪没打过啊？怎么稀罕那个玩意呢？有什么好吃的好耍的？所以，我宣布给你一个处分！”

我就含着奶点头：“是，我知道错了。”

小影不说话，就是把奶杯子往桌子上一敦，眼泪就吧嗒吧嗒的。

何大队就嘴角想乐。

“人都这样了，你们还惦记着处分他?!”

小影语气就比较厉害了。

何大队就不笑了。

“小影！”我赶紧说她。

小影不说话，一转脸就抹眼泪。

何大队就哈哈笑了，我不知道他笑什么就更紧张了。

何大队就对着小影的背影认真的：“姑娘！你给我记住了！——你这么作就对了！他就是你的男人，你就是他的女人！他好也罢歹也罢你就得跟着他护着他！别人说他你就要敢摔脸子！别人夸他你要敢骂他！让他头脑清醒！——我最见不得的，就是见了首长就满脸是笑恨不得把自己男人说的狗屁不是的家属！那不是女人，不是老婆！是想帮助他升官的！——你就要这么作！你什么时候不这么作了，我何某人就要瞧不起你了！因为你就跟那些女的一样了！就惦记男人立功受奖有个好职位！那你就配不上是一个男人的女人了！你就变了味道了！”

这话我当时就听蒙了。

小影也蒙了。

——我18，她20不到，你们说听得懂吗？

但是何大队没有开玩笑的意思，态度很认真。

很多年后，我在接触了很多事情之后，我才明白何大队的意思。

我再看看，真的没有真正的女人了。

这话说着难听，但是你们自己寻思吧。

什么叫真正的女人呢？

何大队的话，绝对是句句应该用“子曰”的形式纪录下来供后人警醒的。

小影是没有听懂，但是起码知道我们大队长不是对她发脾气。再不懂也知道话里有夸她的意思啊，她又不傻。她就赶紧站起来擦擦眼泪转过身，歉意的：“首长……我态度不好……”

何大队就笑：“小丫头片子我跟你计较啊？你问问你男人他那

时候叫我狗日的大队长我生气没有？”

我就不好意思了：“何大队，我……”

小影也不好意思，何大队一口一个“你男人”，换了哪个 20 不到的女孩儿好意思啊？

脸就红了。

何大队还在回味：“还是带你这个狗日的小杂种在山里耍好玩啊！现在我叫你去，你还敢那么跟我耍吗？”

我就摇头，是真的不敢了。

何大队就不说什么了。

小影就拿椅子：“首长，坐。”

何大队就坐：“行，还是知书达理啊！”

小影就不好意思了，善意的小讽刺她还是听得出来的：“首长，瞧您说的。”

何大队就说：“我来，还有一件事情。”

我就听着。

“你的三等功批下来了。”

我一听就傻了，先处分后给功？！

“本来大队常委想给你申请二等功，但是我不行！这点子破事就二等功，以后真打仗了怎么办？我们怎么给战士评功？带兵要严！不能这么小就翘尾巴！”他说。

我就点头：“我那个三等功就不要了吧？”

说实话我是真心的，因为三等功在我眼里没什么大意义。我也不用拿这个功找工作啊？我学还没上完呢！当兵只是一个过程而已，至于以后我真的没有想那么多。

“你端掉一个战区司令部，收拾了 5 个将军，三等功还是要给的！”

我就笑了，真的是啊！连我们军区副司令在内 5 个将军啊！这

种事不是谁都可以干得出的啊！把自己的军区副司令和他的战区指挥班子给端掉了啊！我小庄在狗头大队绝对是牛一把了！我敢说多少年也没有人比我牛！看他狗头高中队见了我怎么说话！

“还有一件事情，我个人希望你考虑一下。”

何大队看着我说。

我就认真听。

“想参军吗？”

他看着我，极其认真的说。

我一怔：“我现在不就是军人吗？”

“我不是说这个。”何大队说，“我是说你大学毕业以后，想参军吗？”

我还是没有明白，那是什么意思啊？我不是当过兵了吗？

“回来，当带兵的干部。”

何大队的态度是很认真的。

我这回明白了。

我靠！在这个狗日的狗头大队当干部啊？！

也就是说我大学毕业以后还要在山里一猫就是起码10年！

我一下子就蒙了。

不会吧？

真的蒙了，转不过来了。

“好了，你考虑考虑吧。”何大队就说，“不用现在回答我。”

我只有点头，我是真没有这个想法啊！天地良心！我小庄当兵就是误会当侦察兵就是大误会当特种兵是天大的误会，还要当特战军官？！那不是误会到家了吗？！这个世界还有天理吗？！

我脑子乱作一团。

小影就给何大队倒水。

何大队就跟她说话，问哪儿人啊多大了什么的这种老一套的